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

齊東野語
周紅念世
冊

悔盦趙宗抃署



光華大學成立記

錢基博

光華大學之成立，厥爲國民自覺之曙光，亦曰國恥紀念之實錄！

唯中華民國之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中華民國國民恫勞工之無告，憤日人之橫酷，而集會於上海之南京路焉，將以詔告友邦人士之旅於我，食息於我者，而求援焉。而以治上海者之爲英工部局，勿許也！乃下令捕逐，繫累者數百人，而槍斃者又十餘人，血汨汨流沾衢。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之學生聶光墀者，嘗肄業於美人卜舫濟所治之聖約翰大學；而殉身是役者，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之學生與焉；於是光墀則大憤，走聖約翰大學，召前所與同學者而語之狀。未及畢所欲言，而卜舫濟馳至，揮之出，且曰：You have no right to speak here 意謂汝無在校發言之權也。其明日爲五月三十日，而國人之見屠戮於英工部局者益益衆。羣情震悼，諡之曰五卅慘案；定其日爲紀念日，將以詔世世萬子孫毋忘！凡我國人之來受學於聖約翰大學者，不能以受學聖約翰大學之故，而自忘其爲中華民國之國民也；則亦不能無震悼於五卅慘案之爲奇慘極酷；而以治校者之爲美人卜舫濟，勿許也！然無如來學者之卒不能自忘其爲中華民國之國民也！遂以六月一日宣告罷課，並上書教授會。

卜舫濟乃以校長名義，召集於一日之夜開教授會。而教授之主任大中學國文部者，爲孟憲承，嘗以國文教學之主旨，貴能陶淑國民性，而思所以砥礪之，俾底於自覺自奮；而在外國教會主

管之學校，爲國文教授者，尤當自知其責任；至是乃以國文部主任名義，先以是日之午召集國文教授談話會於第十三號教員宿舍。至者十四人曰錢基博、伍叔儼、何仲英、洪北平、顧盡丞、林軼西、張振鏞、周子彥、金秋濤；其不期而至者，曰蔣湘青，吳邦偉，薛迪靖，于星海；其室則何仲英之所居也。於是孟憲承發憤而道曰：「學生者，以學爲其生活者也；使學生而罷學，則失其所以爲學生矣！然使此間爲學生者，祇自認識爲聖約翰大學之一學生，而不自計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視國人之屠戮，如秦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概於心焉；則吾儕平日所倡國民自覺之教學以號於諸生者，將經此一度之試驗而漸滅以俱盡！今而後，吾儕復何顏以學問文章與諸生相見於講壇！」錢基博曰：「君之言然！吾今日在講壇，正言以告於諸生曰：『吾常教汝曹學孔子；孔子之道無他，曰仁與義，今國人日被屠慘，而絃誦洋洋，無所動於中焉，仁安在？覩死傷之狼籍，聞呻吟之惻怛，而曾不思援手，義安在？』此僕之所爲發憤而道者也！」孟憲承曰：「然則贊同諸生罷學，可乎？得無非卜校長今日所以召集教授會之本旨乎？」何仲英曰：「吾儕如認美國爲吾中華民國之友邦，卜校長爲吾華人之好友，當亦不能不爲我國人之被屠慘者，灑一掬同情之淚也！今學生亦既上書教授會，聲言此次罷課，所以致悼於國人之無辜屠戮；而於美籍之卜校長，則以中美邦交之敦睦，師弟情意之素孚，仍不敢不致其崇敬；當亦卜校長之所矜鑒者矣！特恐卜校長不解此意，所賴吾輩身爲教員者斡旋其間耳！」錢基博曰：「禮喪服，大功廢業。况國人無拳無勇，罹此冤酷，洞胸殺軀者何限！此國喪也！雖罷學，何不可！吾不曉英語，嚮不出席教授會；今當操國語以

出席教授會，宣導此意！』孟憲承曰：『儻不罷學而可以策兩全者，吾儕當別圖所以善其後。苟罷學，亦必策勵諸生以無妨校紀，乃可耳。』衆議僉同。

是日之夕，卜舫濟召集教授會於校長室。國籍教員之嚮不出席會議者，至是無缺席；然而無發言者！而美籍教員之發言者，則意氣甚激昂。一美人曰：『聖約翰學校在工部局保護管轄之下，而容學生在校，以爲反英之宣傳，是叛徒也！且中國人頻年內亂，無不竄匿租界以託庇於我外國人者，今乃欲樹叛旗耶？此何可者！』其它類是者夥，不忍聞，亦不忍言！於是錢基博起而言曰：『吾今日可操國語以言吾中國人之所欲言者乎！吾國人無拳無勇以就屠戮於英人，槍彈橫飛，血流交衢，使此事而發生在美國，在世界任何之國家，其國人裂眦嚼齒之必思得當以報，恐不塵塵奔走哀號，如我國人今日所爲已也！』卜先生及在校美籍諸教授，自稱中國人之好友，乃目覩英人之肆戮逞志於我，而不一援手；又以我國人之號冤痛者爲罪焉！吾儕不敢自忘爲卜校長聘任之教員，然尤不敢不矢誓自認爲中華民國之一國民；願我中華民國好友之卜校長，爲吾儕設身處地一思之！此冤痛爲何如者！』孟憲承譯以告，嗚咽雪涕，幾幾不能卒其辭！國籍教員繼有言者，然卜舫濟力言不許學生罷課；儻罷課，則學生必立出校。持議不下，乃用無記名投票表決，卒以三十一票對十九票之表決，通過允許學生罷課，照常住校之議案，乃議案通過之後，卜舫濟忽宣言：『校長有自由處分校事之權，絕不爲教授會之議決案所束縛』云。

次日之晨，實爲六月初二日，卜舫濟召集教員代表六人，學生代表六人，開聯席會議，議決

罷課七天，如期滿而事未平，則提前放暑假；提交卜舂濟宣布，並令學生於罷課期內，須照章嚴守秩序。而學生亦以恪守秩序自約束，乃開學生會討論進行，共分八科治事，曰總務，文牘，糾察，演講，新聞，幹事，經濟及交際，是也。又於校內旗桿升半旗以志哀悼，并於每晨齊集旗桿下，向國旗行禮，而懸旗之禮，由童子軍所掌；遂屬童子軍副團長潘志傑以請於卜舂濟，卜舂濟曰『可！』而半旗之下，將以六月三日始。

三日之晨六時，童子軍升旗，以美旗懸至竿頂，獨國旗下半旗，而學生會方在禮堂召集開會，會畢，羣赴旗竿之前，而旗則爲卜舂濟攜取以去矣！衆皆愕然，乃推代表嚮卜舂濟，詰所以？卜舂濟曰：『放假之日，例不懸旗。且中美兩國國旗宜平等高懸，而中國獨懸半旗者，未曉何由？』代表則曉譬之曰：『中國下半旗，所以表中國人之悼憤，而美國旗不下者，所以全英美之邦交，非有他也。且校長則既始諾之矣！』顧卜舂濟堅不可，代表無如何！退則向童子軍部借國旗以來。衆見旗，咸免冠鼓掌。卜舂濟聞聲出，見潘志傑曳旗欲懸，怒攬之下。一生呼曰：『此吾中華民國之國旗也！』卜舂濟曰：『然！吾知之！』遂付以旗。於是衆持國旗入禮堂，置旗卓上，嚮之行三鞠躬禮，方欲唱國歌。而卜舂濟至，登壇宣布解散，令學生卽速出校，不許逗留，作政治運動。言畢而出。衆譟，三呼民國萬歲，悲憤至於慟哭；凡大學暨附屬中學學生五百五十三人全體宣誓，聲明永久脫離聖約翰關係，并誓自後不再進外國教會學校，整隊魚貫以出，堅明約束，於校具勿得有毀損，於校員勿得有侮慢。凡國籍校員十九人，曰孟憲承錢基博伍叔儼何仲英

蔡觀明洪北平顧蓋丞林軼西張鎮鏞蔣湘青吳邦偉薛迪靖于星海朱蔭璋金秋濤周子彥陶士璋，自以所授學者國人子弟，所稟承者外國校長，助諸生，則學生不可教以罷學。贊校長，則國民性所當加以砥礪；卽日聲請辭職。夫而后知國民教學之不可寄託於外人也！而於是聖約翰之生活告終，而於是光華之新生命開始！

我大學暨附屬中學學生五百五十三人既離聖約翰之明日，實爲中華民國之十四年六月四日，乃開全體大會於復旦大學之徐家匯附屬中學膳堂，決議廢除聖約翰學生會名義，改組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推許體鋼爲會長，張祖培貳焉。其委員由每級選五人，大學四級，中學四級，都四十人，其學生有因事離滬，散而之四方者，則組織各地善後委員會支會，以策羣力而通聲氣。於是許體鋼起而揚言曰：「同學王華照以乃翁前浙江交涉員王省三先生豐鎬之命，式相詔曰：『願捐墓田之餘，在大西路者以百畝計，由國人自設大學以容納離校諸君也。』敢以聞！」陳辭未畢，鼓掌如雷。次日，張祖培李恩廉以學生代表謁王豐鎬，謝其捐地，并造訪聞人碩儒，哀其援助；獨朱經農力以自任焉！六自，開第一次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定組織大綱，分五部，推定主任。交際部主任，張祖培。文牘部主任，謝元範。經濟部主任，陳維鈞。庶務部主任，胡道鑒。編輯部主任，陳訓恕。并議發週刊曰離校後，以謀文字之宣傳；而假徐家匯之復旦中學，以爲離校善後委員會所。

王豐鎬既詔其子華照以致命，乃以八日鍾致書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曰：『吾國爲獨立自主之

國，教育之事，本不應仰人鼻息，毀家興學，時賢不乏其例；願獻大西路先人墳墓餘地以爲建設大學暨附屬中學永遠之用。鄙人竊以此意詔告於吾婦吾諸兒。吾婦費氏佩翠贊同之！兒子德照恩照華照贊同之！謹約數事以告我全體同學兄弟并贊同之！敢以請！」約如別紙，不具詳。許體綱則致其父許秋颿之命，以助建築費五千元。張壽鏞助建築費三千元，於是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乃討論籌備大學切實辦法，並函聘王豐鎬張壽鏞趙晉卿許秋颿榮宗敬楊梅南袁觀瀾趙晉卿朱經農趙正平何葆仁殷芝齡錢基博孟憲承楊小堂楊才清丁桂農江山壽張君勸汪禹承汪英賓陸士寅。而籌備大學委員會，以卽日下午開第一次會議，舉張壽鏞爲大學籌備會會長，榮宗敬楊梅南爲副會長，許秋颿王豐鎬曹潤田爲名譽會長，朱經農錢基博孟憲承朱士嘉爲籌備會細則起草委員。其時張壽鏞朱經農締造艱難，左提右挈，并心一力以底於成功。王豐鎬推薦余日章爲大學校長，以爲『綜貫中西？博學多能，望實交隆，時下罕輩！』張壽鏞乃委朱士嘉隨王豐鎬趙晉卿及張祖培往虹口中華基督教會，敦聘焉。其後壽鏞又親自往聘，終不獲適我願焉。壽鏞建議：『籌備新大學，當先募三萬元以爲建築之費。而租定校舍，先期開課，然後離校學生無中途輟學之虞！』而朱經農則定新大學之名曰光華；而於是光華大學之景命方新！

光華大學籌備委員以二十七日登報通告成立。教務部，朱經農任之；經濟部，張壽鏞任之；胥專厥責。而籌備處，則假北京路河南路轉角之明華銀行樓上，請陸士寅爲駐會籌備委員，並設辦事，文牘，書記，會計各股，由學生方面每日指派二人，到處分任，先是朱經農以六月二十二

日，與劉湛恩、陸士寅、殷芝齡、潘序倫等被推爲校務委員。七月四日，乃召集校務委員會起草光華大學學程，登報招生，分文理商三科，延聘教授；而以陸士寅爲附屬中學主任。二十五日，租定霞飛路八百三十四號至八百三十六號房屋爲光華大學校舍。二十八日，假開北尚公學校考試新生；顧以投考者衆，移霞飛路商科大學，舉行考試。而四方教會學校學生之嚮風而來者，則有武昌之博文書院，安慶之聖保羅中學，蕪湖之聖雅各中學，揚州之美漢中學焉！八月六日，租定新西區房屋爲附屬中學校舍，然後規樞粗立。而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則於其時擲壹同學，母有攜貳以二三其德。又特設募捐部以作大規模之募捐運動，舉定史乃康、郭昌文、張祖培、胡道鋆、臧潤卿五人，辦理一切募捐事務；派費毓洪、陳炳煌赴南洋羣島募捐；而張壽鏞則廣延上海名流一百二十人，任光華大學經濟幹事。風聲所布，觀聽斯振！以日月卿雲爲校旗，紅白爲校色，而以徵象日月光華之意。於是張壽鏞代理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爲教務長，乃以九月七日舉行開學典禮於霞飛路；而學生到者九百七十餘人，厥爲光華大學之第一次開學典禮。於戲！微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之母貳爾心，與夫王豐鎬、張壽鏞、朱經農之勞來振德，不克鴻此遠謨以有成功也！雖然，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言終之難也！戒之敬之，慎終如始！述光華大學成立記。

光華大學創辦人王省山先生傳

錢基博

先生初名企曾，號省三，蓋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義以明志；又號木堂；後改今名曰豐鎬，則取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義，故又取毛詩『帝省其山』語，別號省山；世居上海縣之西鄉法華鎮。大父桂林公，大母唐太夫人；父景道公，母張太夫人，咸以先生貴，贈如其官。

先生生而穎異，不可以繩墨拘。五六歲時，爲兒嬉戲，馳竹馬以聘，一蹶幾殆，創其左目，血如注；覘者以爲盲矣！而得不廢，跳踉如故。又患急痧，昏不知人；醫者駭無救也，一見卽謝去；而卒無恙。一日，戲於河濱墜水無人知，飄流十餘丈，又卒遇救；乃危而獲全者數矣！里黨長老聞之者異焉；相謂：『王氏兒大厄不死，殆有後福乎？』

先生八歲始出就外傳；歷事同縣潘恂如先生丹陽鄺玉成先生宋茂先先生，皆稱其慧。十三歲而肄業積善寺崇正北宮塾；塾師，趙二川張靜甫秦眉生劉眉孫諸先生也。官塾者，上海道應寶時之所創設，分東西南北四所，日省月試，必委員以昭慎重；而先生每有試，無不冠其曹偶；遂受特獎，按月得津貼白米六斗，菜資三千文。既發筆爲文，題爲論語『疑思問』；先生振筆作起講曰：『嘗問之，蓄疑敗謀；夫蓄之云者，卽不問之謂也』。塾師劉眉孫先生其仁誦之，批『清光大來』四字；且勗之曰：『好爲之！出筆卽能辦此，異日必以發聞名世』！先生終身誦之，以爲生平受知師之第一人！既而父景道公以爲：『儒者不辦家人生產，不如學醫可以方技自活』；遂以請於

醫者方某而詔先生受業焉。劉眉孫先生持不可；曰：『儒者學醫，猶之茹菜作蠶，終於酸腐已耳！賢子學成有日，不如開門授徒，教學相長；館穀所入，亦資事蓄。』父景道公乃易心改慮，靡得不廢學。而戚友亦有勸先生習賈以爲奉親之計者。先生壹不省，獨居深念：『丈夫昂藏七尺身，當以匡濟天下，奚沾沾入口爲！而值環海大通之日，世變方亟，習一經，祇以安常處順；苟非習知四國之爲，不足以通經致之用！』乃發憤治歐羅巴文字，又苦無錢買書，則借人西書，以油印紙模寫；而無師傅授，則就鄰人子之誦習者請業焉；宏規遠謨，於是乎基之矣！

二十三歲，先生以院試第九名補上海縣學生員。給獎之日，督學使者夏子松先生同誓詔之曰：『吾子文章警敏，書法秀麗，而骨相厚重，吾望子之爲國士也，勉之矣！』自是再應江南鄉試不第；益以其間肆力治歐羅巴文。既再不得志於省試，以光緒十三年走京師，考入同文館肄業。同文館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管，妙選英秀，習歐羅巴文字，以漸通曉政藝，而爲國家儲使才者也。方投攷時，總理衙門大臣徐筱雲尙書用儀詫而不許曰：『同文館肄業，例必特保，若可投攷以入，則紛紛藉藉而來；同文館員爲不足貴矣！』時曾襲侯惠敏公紀澤亦在總理衙門，獨抗言曰：『同文館之設，爲國家作育人才，而非爲仕宦開倖門。今王豐鎬以生員而通歐羅巴文，是豈蹈常習故者之所爲！語云：『識時務者爲俊傑』，意其人也！此而不錄取，尙何人才之可言乎！』尙書語塞，先生乃得與攷。初入館，派第三班英文肄業，每月津貼銀六兩；三個月後，卽升入第一班，每月津貼十二兩；而年終甄別，名列第一。嘉定廖仲山宮保壽恒方以鄉前輩管同文館事，

大重之；論江左人才，必屈指首先先生曰：『此江南後起之秀也！』時先生年三十矣！又以其間再應南北闈試，皆報罷。無錫薛庸菴太常福成方以熟悉洋務，奏充使臣，爲中外所倚重；而亦以是識拔先生，則以廖宮保之故也。

光緒十五年，薛太常以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奏調同文館學生；先生與焉，將行。戴青來太史兆春沮母行；曰：『君翰苑中人，何乃出此左計！』先生謦曰：『行也！疆鄰逼處，卽翰苑中人何爲！』既而回國，世難方殷，太史閑住京師，不知所爲計，乃諭先生曰：『今而後知君之有遠見也！』先生既隨太常以行，歷法之英，奏升繙譯；尋入倫敦格懷大學肄業。而太常倚畀綦隆；隨節四年，周旋必偕；以先生兼通中西文字，傳譯奏記，無不如指。太常驩好異甚，奏准繙譯兼隨員。使館隨員，參贊居首，次隨員，次繙譯，又次學生殿焉；而先生疊蒙晉擢，亦推誠相佐，密謀秘計，時有贊畫；昕夕在公，遂不得專志於學；格懷大學之不得畢業以此也。太常歸；龔仰蓮星使照璦實以朝命來繼任，奏留先生。時日本將逞志於我以闕朝鮮，所有英法郵船之在東方者，一律雇賃以備運兵之用，而猶以媾和餌合肥李相國，鴻章朝夕委蛇以弛我備。樞府諸公莫之省也！事爲先生所聞，亟告龔星使以聞於朝；而我師不戒，遂爲日本所乘，蕩搖我邊疆，而有遼東之敗，臺灣之割，世所稱甲午之戰是也。既而先生乞假遊歷美洲，攷察商務，遂以二十一年秋七月回國。

武進盛杏蓀宮保宣懷方以天津關道回上海，遂聘先生爲洋務委員，派委收回湖北之漢陽鐵廠

，大治鐵路鐵礦，道士袱及馬鞍山煤礦。既報命，又隨入京，與美國工程師傑第子及比國公使商訂京漢鐵路合同，有成議，而漢陽鐵廠，大治鐵礦收回以後，盛宮保以無煤之可煉焦炭也；遂奉派赴長江一帶，探勘礦區。先生乃率同英美德日四國礦師，歷勘安徽之繁昌太平南陵，安慶之集賢關，及江西之馬當彭澤湖口等處礦苗，無佳者；久之，勘得宣城南鄉之大形山牛形山簸箕山及涇縣之古樓坡等處烟煤礦；遂設法開採，而以先生總其成焉。其中宣城之南山，出煤數百噸，頗合鐵廠煉焦之用；而萍鄉文藝閣學士廷式請開萍鄉煤礦，欲以饒樂其邑里，即今安原煤礦是也；於是宣城之礦遂停辦；功廢垂成，雖宮保亦知其瘁矣！遂委先生率同日本礦師大日方辦理湖北江夏之馬鞍山鐵礦，則先生之所收回於英商者焉。

二十七年，蔡和甫學士鈞奉詔出使日本，奏調先生爲參贊，隨同呈遞國書；嗣改派橫濱總領事官。而盛宮保再三電調，不得不應，遂回國，以二十八年秋八月應江南鄉試，榜發，中式第十八名舉人；座師則戴少懷尙書鴻慈及黃少卿先生均隆。先生於是鄉試六次矣，塵乃得捷！呂幼齡先生景端賀以聯曰：『學士入登瀛洲之選。雄文從環地球而來』。傳誦者謂非先生不能當之也！方是時，端王挾義和團橫挑強鄰以要君發大難；八國聯軍，責言於我，遂佔我京畿，要盟是利；天子走野，蒙塵西安。而禮部試借河南省闈，公車雲集。先生覆試列二等。禮部試報罷，詔開經濟特科；戴尙書遂以先生名應。旣而兩宮返鑾，力懲前敗，欲以更新百度；詔戴尙書與端午橋制軍方出使歐美，考察政治。先生實以參贊從，時光緒三十年也，一時偕行者，皆知名之士，分門攷

察，各有專司；而董其成於兩公，則以鐵路委先生。厥後端制軍刊有九國政察誌一書，誦者稱其翔實；其中鐵路一誌，則先生筆也。隨行之日，疊蒙德法俄義比奧六國政府頒給寶星。舟車所至，歷歐陸而抵於美，遂以三十二年秋七月回國；奉詔以懋著勞績，賞二品頂戴，以道員用。而端制軍拜總督兩江之命，遂委先生辦理由南京城至下關電車，即今下關小鐵路，是也；終以民難慮始，羣疑滿腹，遂謝不爲。

三十三年，詔先生入京師陛見，以道員分發浙江，張曾敫實爲巡撫，遂委總辦浙江全省警察總局。先生履事之日，勞怨不避，彊禦不回，其焯焯尤著者，禁烟館，闢街道以肅市政；設菜場，時出糞以重清潔；一年之後，輿誦翕然！而巡撫亦知先生之才可用也，遂以宣統元年委攝總理省洋務局兼農工商鑛局總辦，電話局總辦，全省禁烟公所總辦，而總辦全省警察總局如故。所有浙江全省內政外交，交通實業，新猷百端，驟不可爬梳；先生則以一身筦其樞，任其劇；撫軍端拱，百寮仰成，可可否否，未嘗唯諾；然而上官不嫌其逼，同官無惡於專。凡嚴辦教民干預地方詞訟，不屈外力；創辦錢塘江行駛小輪，不撓衆議；皆大吏之所睹以爲盤根錯節，同官之相詫以爲形格勢禁，當爲而不敢爲，或欲爲而不卒爲者；而先生當官而行，發之以勇，持之以毅，因事設張，咸有成功。於是巡撫增固以歷年卓著勞績，明保密保，前後三次均交軍機處存記，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宣統二年春三月，奉旨試署浙江交涉使司交涉使。凡日商之違約在杭州城內開設店舖者，先生則檄領事飭一律遷出。日商之在江山縣城開設樟腦公司者，先生則檄領事飭

一律撤閉。所有西湖之寶石山，拱宸橋之燕磯山，湖州之海島，台州之印山，皆外人利誘勢奪之，自以爲賃購有據者。先生曰：『土地購賃，祇國人；私契有據，公約無效』。論議侃侃，未嘗有所遜讓，退却諉避。各國領事則以先生之言直也，降心相從，如先生指。羣論歸高！遂以三年秋八月，奉旨補浙江交涉使司交涉使。

國體更新；先生高尚其志，棲神家術，弄孫教子，意不欲出矣！浙江屈文六巡按映光楊樹棠軍善德齊照巖省長耀珊咸以先生，久官浙省，熟諳外交，先後呈奉大總統批交政事堂國務院存記督；遂以民國七年七月，奉大總統令簡任外交部特派浙江交涉員。在任五年，以十一年，奉大總統令給予二等大綬嘉禾章。於是先生亦垂垂老矣！然而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辦捲菸特稅時，飭令餘姚縣封閉英美烟公司，與英領事韓壘德抗議不已。英公使遂照會督軍孫傳芳，謂『浙江交涉員王某態度強硬，未能敦崇睦誼』；遂罷官歸。於是先生年六十八矣！時民國十四年也。

滬西之梵皇渡有聖約翰大學者，美國聖公會之所辦也。會聖約翰大學學生五百五十又三人，以不忍於父母之邦；不爲校長卜舛濟所容，望門投止以棲遲徐家匯之復旦中學，瞻顧四方，蹙蹙靡所聘。先生有子曰恩照華照，亦隸籍於聖約翰大學者也，疾痛慘怛，則以歸命父母。於是先生奮而起曰：『我隨節歐洲，橫大西洋以抵美，足跡無不之，幾見有國人不能自教其子弟，而拱手受成於外國人如我國者！兒曹幸少安毋躁！我有先人之墓田，經之營之，足以闢黌舍；爲我留一穴歸骨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於是勞之來之，匡之翼之，以締造光華大學。義問昭宣，多士景

從，嚮風而慕義者以千計；亦先生敬教勸學有以倡之也！

既而國民軍以十六年再奠江南。先生則以宿望出而代行淞滬商埠督辦職權，接收開北工巡捐局，整理上海全市財政。而民志攸定，即請撤銷淞滬督辦公署，遂初志也。十七年二月，又奉財政部令簡任湖北全省郵包稅局局長。創制伊始，先生釐定規章，閱綱纖條，所蘄有利於國，不病於民。然先生之心力亦瘁矣！遂以十八年八月避暑廬山，驟病中風，偏身不遂，亟以告病。回里之後，扶持須人，乃蟄居一室，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猶時時溫理故書，作琅琅誦，和順積中，怡然自得，如是者四年乃卒；實爲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六歲。

綜計先生一生，約以持躬，厚以積物，與人肫肫，辭不足而意常有餘；敷歷中外，服勞在公者餘三十年，未嘗一息攸懈，雖無赫赫之功，而因時翕張，自上至下，皆倚爲重。子七人，曰臨、照、明、照、德、照、榮，照、照、恩、照、華、照，咸繼有譽，用光遺緒，而恩、照、華、照，實左右先生以有造於光華大學者焉！

校史氏曰：方先生之肇造光華大學也，止或尼之者有人焉！問所以？則應曰：『治校之負責任，凡國之人，不如卜舫濟也！教學之易程效，凡國之學，不如聖約翰也！新校卽底於成，亦奚以爲？！嗚呼！姑不論所言信否？而誰則使國人之爲父兄者，信其國之校長，不如外國人之負責任；信其國之學校，不如外國辦之易程效；此則吾黨三十年尸教育者之罪也！先生則既逝矣！使今而後，吾輩校員之在光華任教職者，不肯負責治校如卜舫濟。吾儕同學之在光華爲學生者，不肯自力於學如在聖約翰。十目視，十手指，民具爾瞻，指摘隨之！甯啻無以謝先生於九京，抑亦羞顏以對卜舫濟矣！嗚呼！尙念之哉！』

光華大學簡史

光華大學，成立於民國十四年，以美國教會所設之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氏，非理壓迫，阻止我愛國運動；並膽敢奪毀我國旗；於是學生五百五十三人，本國教員十九人，慷慨辭職離校，其詳，已見六三血淚錄，及五稊紀念冊之母忘錄中，茲不贅述。

既去約翰，即設離校學生善後委員會，謀自建大學。一時名士，贊成斯議者甚多。而王省三先生，慨捐大西路側之地六十餘畝，以爲校基，今校長張詠霓先生，前副校長朱經農先生，籌措經費，規畫教科，贊助尤力，籌備委員會既成，遂推張先生爲之長，賃屋於法租界之霞飛路，爲大學校舍；新西區之豐林橋，爲中學校舍，定校名曰光華。九月七日開學。舊約翰學生皆來歸。新生亦聞風興起。凡大中學生九百七十餘人，逾於約翰之舊。我國爲收回教育權而自設之大學，遂以成立。距去約翰之日，不過一時耳。有志竟成，衆擎易舉，豈不信哉？其詳皆見成立記中，茲亦不贅。

光華成立之始，推張詠霓先生爲校長，朱經農先生爲教務長。時則設四科：曰文科，嚴恩椿先生爲主任，曰理科，容啓兆先生爲主任。曰商科，何德奎先生爲主任，曰工科，楊才清先生爲主任。而附屬中學，則以陸士寅先生爲主任，其時校舍局促；創建之始，設備尤不周全；而全校精神之奮發，意志之協同，凡來觀者，靡不嘖嘖稱歎。蓋激於國恥，鑑於外人操我教育權之可畏

，故能全校一心，有此覺悟也。明年春，校舍興工。當籌備之始，即得許秋颿先生施省之先生趙晉卿先生朱吟江先生張校長首先認捐。而同學又發起籌募建築基金，其後學生代表費君毓洪，陳君炳煌，徐君瑗又赴南洋募捐，得銀二千四百兩。此外捐助建築費者尙多。猶不足，則發行建築公債以充之。購者亦甚踴躍。秋，校舍成。第二學年開學時，大學部遂先遷入。

第二學年之始，設副校長，由朱經農先生任之。而以容啓兆先生兼教務長。其時校舍新成，校務亦日有進展。董事會，校行政會及各委員會，多於此時成立，十月之杪，張校長因事赴燕。校務由朱副校長負責。時則江浙之間，戰氛日惡。校中仍照常授課，學生亦安心肄習。至十六年一月中，消息益緊。本校地點，不甚安全；學生離家，又遠近不等；設罹戰禍，保護難周；乃提早，於一月十一日放寒假。明年二月十七日開學。校董會推王省三先生代理校長。不數日，戰機已迫。省三先生擬將其自置法租界房屋，供學生暫避之用。然勢不能容。不得已，二十二日，又暫停課。至三月七日，時局稍靖，乃將中學部遷至本校開學。二十八日，張校長南歸，銷假視事。以草創之初，又遭擾攘，事務殷繁，特設總務長，由教育學教授孟伯洪先生兼任。四月下旬，陸中學主任辭職，由國文教授錢子泉先生代理。此一學年中，戎馬倥傯，而校務仍克進行，未受影響，皆張校長知人善任，教職員學生，咸能協力之效也。

十六年秋，爲本校第三學年，朱副校長去職，張欽海先生代之。廖茂如先生爲附屬中學主任，各科所設科程漸多，主講者亦多知名之士，十七年，張副校長又去職，容啓兆先生以理科主任